

长城沿线的一个个古堡，像是一个个士兵，抑或是一群群士兵，它们坚毅地站在那里，左右牵着手，前后顾盼着。它们凝视着北方，守卫着南方，与长城一体形成牢不可破的防御体系。镇河堡就是其中的一员。

落日余晖下的镇河堡

古老大地上的卫士

堡城在修建时，有些是先有村落，后在村落的基础上修建的，有些则是因战略需要，或是交通需求先建堡城，后有村落的。据考证，在明朝嘉靖之前，镇河堡所在之处是一个小村落，建了堡城后，才慢慢变成大村庄，后来的村民，大部分是军堡中的军兵的后代。

镇河堡原名沙河，北邻内蒙，背靠大同。明时大同镇城“孤悬极边，与胡虏共处一地，无寸山尺水之隔”，始终受到大青山以南蒙古俺答汗的侵扰，边民常惨遭铁蹄蹂躏。当政者为了改变这种局面，用尽全力加强边防建设。

嘉靖年间，大同城外防御力量较差。为提高大同以北的防御力量，整个嘉靖时期都在修建防御堡垒，分3个阶段修建了军堡59座。嘉靖十八年（1539），在镇城以北修建弘赐、镇边、镇川、镇河、镇鲁等边墙五堡，是修建最早的五堡。至此，大同以北初步形成一条战略屏障，使大同城不再孤悬于外，有力地抵御了入侵之敌。《险隘考·大同总镇图》云：“正统后，虏首淫逞，剽掠不时，东胜失守，遂令邑无完雉，堡尽血淋，边氓褴褛，则惟穷出众虏耳……先筑宏赐堡等内五堡于东，嗣筑镇外五堡于西，即创靖虏、灭胡诸堡以壮声援，又于塞外筑拒墙五堡以厚为蔽肩。”边墙五堡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分割开来，成为了内蒙通向内陆的重要战略要地、交通要道。

边墙五堡建筑在大同府城西北25多公里的长城沿线上，其中镇河堡为正方形，堡门东开，外设瓮城，“周2里8分，高4丈，厚2丈5尺”。东至镇鲁10公里，北至拒墙20公里，南至云冈20公里，西至破鲁10公里，北对罗村西山，南直雷公山。内驻操守1员，官军358名，马骡7匹头。堡墙下部有9层以上黄砂岩条石砌筑，极为工整，上部为大城砖，然而不同于通常明代城墙砌筑方法的是，间隔5米左右有伸入夯土墙体里的砖垛，且分3层，每层均交错布置，成梅花形，紧固异常。

边墙五堡的修筑，极大程度地抵御了蒙古俺答汗的侵扰，在保卫大同城镇安全上起到了巨大作用。总督翁万达在《乞录毛伯温疏》中说：“五堡为云中腹背之地，北逼沙漠，南翼镇城，东亘阳和，西连左卫。又曰：三面开耕，一面御敌。”战时用于屯兵作战，遇有战事，他们拿起武器奋勇杀敌；和平时期，堡内军民耕田种地，进行贸易，休养生息。当时五堡区域发生过多次战斗，军民均依托这些坚固的堡城取得了胜利。



遗存的石碾盘



镇河堡墙体



镇河堡东门



倒塌的宅院

夕阳映照下的凄楚

今年夏季的一天，我们从东北角进入镇河堡。东北角的大门整体完整，堡门门洞残存，能够看得出门洞为五伏五券，上有垂柱，斗拱皆为砖雕，门楣上的石匾已经风化，字迹全无，仔细端详券门之上的砖雕依然精美。堡北侧尚有两段包砖墙体，一段已经塌落，大漠的黄土灰尘还没有将砌砖的白灰掩埋，足见塌落不久。另一段下部的条石已经被掏走，仅仅两侧的条石支撑着硕大的砖墙，岌岌可危。下部的条石风化严重，千疮百孔，仍然苦苦支撑着上部砖墙。

走进城堡，可见连接堡门的墙体已经惨不忍睹，如果不是与堡门相连，很难想到那是堡墙。墙脚下有一个造型古朴的矮柱，可能是用来拴马的。曾经牢不可破的古堡已经被岁月切割的支离破碎，外墙的包砖比内墙又少了许多。瓮城城墙也只剩下了与堡门左右相连的两堵，像巨人伸开的双臂，与历经几百年风雨的老城门，迎接前来参观的远近游客。

进入城堡放眼望去，城堡四面墙体残缺严重，但也大体保留了清晰轮廓，堡的四角均有角台，南北西三面正中皆有

巩固防守的马面。西墙马面上可见残落在荒土中的瓦片以及顶部的海墁，说明上部曾有建筑，一尊残损的碑座极力要留存什么。史料上记载“堡墙厚2丈5尺”，但现在大部墙体破损严重，有的已经彻底坍塌，有的墙体已经很薄了，却仍顽强地直立着。它们站在那里，几百年来任风吹雨打，任铁蹄践踏，只有一个信念：守卫边疆、守卫国土、守卫边民。

城堡不大，堡内居民更少，村里的房屋，像一群老人似的蜷缩在那里，仅仅占用了不足一半的土地，其余均未耕种也没有建筑，显得城堡更加落寞。

城墙上的大豁口外，有一条很宽的壕沟展现在眼前，两座崭新的电视信号转播铁塔矗立在高台之上，犹如两个衣着鲜亮的巨人，凝视着古老陈旧的城堡。现代文明与古老文明融于一体，一个朝气蓬勃，一个老气横秋，似在显示着不可抗拒的文明进程。

太阳已经落下，古堡在夕阳的映照下闪耀着金色的余晖。我站在越过堡墙洒出的阳光下侧耳倾听，似乎听到古堡在向我诉说着什么。我企图穿越时空回到那金戈铁马的激情岁月。

烽烟散去后的沉思

我们去镇河堡的时候下着大雨，半个时辰后天放晴了，此时的镇河堡仿佛沉睡中的老人。唉，它好像累了，静静地躺在那里，似在回想着昔日的辉煌，抑或咀嚼着几百年来苦涩，亦或想给后人传递些什么。是一种精神、一种信念、一种意志、一种力量，可能都有吧。

我漫步于残破的城墙上，默默注视着那已经倒塌或即将倒塌的墙体，陷入深深的沉思。

现在的镇河堡村，已经挪移到马路的另一边，在新址上修建了一个很漂亮的村庄。古堡里的老村子，的确有点老旧沧桑，但人们到镇河堡，不是去看新村，而是将视野瞄向那古堡，去看那残垣断壁，去抚摸那有些年月的城门。

我遗憾这些古堡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，但也没有纠结于此。由于各种原因，旧的东西总会消失一部分，坍塌一部分，保存下来的总会是少数，正因为是少数才显得弥足珍贵。不过我总是希望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尽量多的保存下来一些，

比如这些古堡，它们曾经那么的辉煌，发挥过那么重要的作用，消失了实在有些可惜。

作为后人，我们更应该从这些古迹中继承些什么，并将这些东西一代代地传承下去。“传承”这个词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很难。这就需要我们一代代后人，紧紧抓住这些有价值的东西，不遗余力地宣传、教育、引导。即使我们这样做了，或者说做得很到位，能够继承下来的也是很少很少。

时过境迁，古堡的作用早已隐退，但它被世人惦记着，以另一种方式，高调跃上人们关注的舞台。拜谒这里的人们是去探究历史典故？是去探索一种精神？还是去探寻一种古老的新奇？各取所需吧！不管怎么说，近些年，许多旅游者的足迹是留在这些城堡中、印刻在古迹上的，我亦是其中的一员。

文/图 李海亮



古堡外的旷野